纂評唐宋八大家文讀本

石村貞一纂評

卷七

PL
2619
S5
1878
v.7

LIBRARY
OCT 13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纂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七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魏源默深批選
日本　石村貞一纂評

鹿門曰此則先以人主自斷爲策略之始下四篇指其事而條之
同人云策畧五篇爲諸策之要領而首篇又策略之要領
又云策訣無佗不過一病一藥如此篇前半是病後半自斷而欲有所立是方

蘇軾子瞻著

策略一　共五篇今存三

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

山陽云、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是一篇精髓脉理、

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仁宗時）、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形出）、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寫出刑政寬弛之弊、即用前四項）、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

同人云、一喩申前意、即轉入所以救處、是一篇過脉、

山陽云、滌蕩振刷云云、是一篇下手處、

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借病人以達不知其）
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然而然之狀）
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
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
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即從治病拖起治法）
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正喩之痕）
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踈
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篇正意）
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借漢規宋）
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
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

李惠時曰、指出不知其然之害、防之在人主自斷而有所立、山陽云、是坡公廿四五歲時作、其極力窮思構成者、不要云、

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曰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

（前借病以譬無形之患、此借天行以示振刷有爲）（立）（收局整而勁）（引起後篇）

似老年矢口之文、學坡者當自此入、

儲同人云。宋立國本弱。而仁宗在位。蒙業養安。將有優柔不振之弊。此篇說當時國勢處。字字切中。可與賈生策治安比肩

宋之受弊。由於頹墮。至南渡後尤甚。而仁宗朝其先徵也。痛切言之。先言其病。後救以方。比於長沙痛哭。○公於仁宗朝。勉其勵精圖治。及上書神宗。又勸其法祖養安。時勢不同。立言亦異也。

武曹云、上半篇是以術開功名之門、含破庸人之論在内、下半篇、則透發庸人之論、而言破之則功名之門開、前後各自為段落、而意自貫通、
山陽云、三蘇每以水喩天下之勢、各各可誦、此篇破題之下、直以水喩入治亂大勢、文境尤壯闊、有奇氣、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懐、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紓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紓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閉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為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

（開頭揭破）（大旨以下發明）（影下借中）（庸以苟安）

又云、自喩入正處分明、不如第一首正喩夾寫之奇、然彼穿挿一章、此引起全篇、結構各有異耳、

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對水之難殺言）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奬用柔懦謹畏之人。（亦影下好言中庸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對水之易衰言）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趦趄而已哉。（轉出開功名之門）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于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

同人云、前半虚、後半寔、
山陽云、一篇中三處重提、此法自荀卿柳子厚皆然、不唯醒讀者耳目、段

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又起二峰）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踊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寛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説其無能而已矣、夫寛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

落難承接處、以此斷制、便不費力、

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絶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下好爲中庸、由上之務爲寛深不測、不必劃分）（兩疊）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胡廣所謂中庸、非聖賢之中庸也）此孔子孟子之謂鄕原也、一鄕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

山陽云、坡文放蕩、此篇最隨筆成局、不可言嚴紀律、

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獧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獧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獧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獧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狂獧即所謂知勇之士也。聖人以術激發之。使之踴躍奔赴。而坐收其功。正如病痿者必振發其精

荆川曰、此篇前後各自爲段落起伏、與決壅蔽篇同、

鹿門曰、有奇氣、

神、然後可以有爲也、前伏後應、一氣相生、文之最嚴紀律者。○破庸人之論、正以開功名之門、雖分兩層實是一意、

荆川曰、此文論時弊處、皆借古爲論、亦一體也、

武曹云、起句即提清主意、更見非常手段、

同人云、切中千古蒙業養安之弊、文層次發意、極暢而止、頗無轍跡可摸、

山陽云、天下至危也以上、如破題、尚安得而用之以上、如承題、御天下之大權也以上、如講題、講題中、分八段

、策略五

蒼蒼莽莽而來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實、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過、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

有、然節節相生、宜一氣讀、其後是結尾、

又云、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非此句、不能結上生下、

同人云、言字一篇骨子、

山陽云、擇譬處起句矣、知而來文調絶佳、

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

同人云、天下之患云云、二語扼要、

山陽云、三言不至於捍格而難操、是迷讀者耳目、使不見其板、

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捍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

申上句意

之説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明神宗末不視朝不批答奏章受病已先言之）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於此勒住）（備云又借西漢事暢發非經營禍亂之足憂發安繼事之足畏）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争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絶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摇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屛息莫敢或争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

同人云、所謂創業易、守成難也、古今興亡、透徹底裡、文字得其髣髴、自然超出于人、

沈曰、前半作勢、或反言或正言、處處注射情之通與不通、至此方明點出、愈作勢愈有力也、

試嚌啜、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俗作擠啜非）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千古創業之奮興）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宴安之類隨寫得徹底透快不止為西漢言并不）卑闊絶、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止為宋代言也）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通上下之情是一篇主意）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與漢初相似）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

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下說出元成）日久矣（以下此進言體）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情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上歸朝非歸家也）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

山陽云、前極其奇變、後極其整齊、是文章相配法、

又云、此篇所説、扞格難操、古今通患、而本朝貞觀以後、保元以前之勢、如坡公目視而口論、

武曹云、凡説當世弊端、或有難正言直言者、則引古或引喩立説、如首篇説君之當有所立處、亦引西漢爲喩、又借大德以明之也、○第

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變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

就第五事上總收繳前文

合大小臣工。使無不通之情。以大慰天下之心。是一篇主意。行文反覆曲折。説盡蒙業養安之失。可爲龜鑑。

一層虚說、第二層譬喻、第三層虚引昔人之事、第四層實引西漢、第五層ヶ說本朝事、凡作長文字、須知有此層數、

又云、或謂此文起處、不恃有云云、而恃有云云、調熟不可用、又謂坡公諸藥、如此類者多、指之不勝指也、當由此推之、愚謂調熟之說、非不然、然謂如此類者多、指之不勝指、則其言外有鄙棄之意、而爲此顢頇之言、果可指者多、何不舉而指之、

同人云、壅蔽在吏胥、而所以致吏胥之壅蔽者、由事煩而官不勤也、後世吏胥猶宋之吏胥也、而所稱大吏長法、不敢顧私、又一變矣、壅蔽之患、大豈斯策所能決乎、又云、遠方之賤吏云云、先將無壅蔽説起、與時事反照、

一、決壅蔽　課百官之三○策別分四項、一課百官、二安萬民、三厚貨財、四訓兵旅四項之中、又別目為十七、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

同人云、又分剖出待請属之故、洞若觀火、朗若數黑白、論事至此、古今無兩、

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寃、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此壅蔽）而付之於胥吏。（之實）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自古而慨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法不明以）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法太明又借法爲姦兩意一客一主此）無法爲奸。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弊漢唐宋分屬之今日之弊又專在借法爲姦矣）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

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令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強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

同人云、正說決壅蔽之法、
山陽云、起手一段、說不壅蔽之利、今也不然以下、說壅蔽之害、今天下治安以下一小段、說所以壅蔽之根、以應第二段、而說所以救之之要、語簡而捷、是一篇扼要處、下二段、此一小段之注脚也、

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

同人云、收句截然、

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正說自上率之）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用單句作）矣（收）

任人以省事。非省事也。各舉其職也。恐人誤以脫略廢弛爲省事。故以厲精率之。然又恐不明分位者。以上侵下權爲身先。故又以任人濟之。惟各舉

其職故任人所以省事惟上不侵下權故上率所
以厲精二者合而壅蔽決矣前論吏胥壅蔽由事
煩而官不勤之故真乃洞若觀火

同人云、議論層出、一一使人首肯、
山陽云、起手雖妙、或可能、夫唯自弃一轉、出人意表、伏後面無數意思、是不可及也、
同人云、以上大概說、此又剖分、出絶之一條、冒後三項、然所重自在不絶邊、

、無沮善　課百官之六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絶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茍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絶之（此將必當絶）、則屛之遠方（屛撤開）、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絶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絶之則不

山陽云、此段單說絕之則不用、却添用之則不絕句、讀者不覺、是坡文所以仙也、

晩村云、世之賢者以下、皆言用之之道、

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嘗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慴其心、

陡接

合而意說透無沮之實重在必不可

得之邊

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詞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

山陽云、不可得三字、應中權在有意無意之間、

晩村云、以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二句、為大綱目、乃正塗與雜流之分、而雜流之中、又須分別、則以

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此言胥吏限其所至）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入貲得官者既已捐金必將求利與此異事而同）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此言入貲者必不遷）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見此項直當停止不行）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絶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絶、此三者之謂也、

人苟安於自棄、則知終不見用、必至貪戾虐民、此

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二句爲小綱目兩者相乘最是錯綜之妙

自然之勢也聖王鼓舞人才只使之樂爲我用而不至自棄通篇大意在不逆定於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前半將聖人引人爲善反覆說來末歸重於謫官胥吏入貲三項前明弊政預決於此

同人云、引三代秦漢立案、見民之善惡關係興亡如此、

山陽云、天下不可以敵、本是結語、却趂此句語勢、生出後三句、此等皆坡仙臨筆生思者、即坡仙亦不自知其由耳、

敦教化 安萬民之一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抜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抜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

同人云、世之儒者云云、轉入教民、陡起一波、

山陽云、臣愚以為以下、一小段、是一篇破題、不置篇首而置此、局勢甚奇、

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婚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作勢）。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一轉為名實二字）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好名而亡實、最是教化之衰）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此虛名）。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此實不至）。凡令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儲云、應前三代秦漢教化之名實、分斯民之善惡、字字篤論）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

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
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三代禮樂教化）
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皆有實義行乎其中故其民不以爲文具而玩狎）
以射饗、而謹之以冠婚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之）
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
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
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其見登降揖
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竟同兒戲）
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
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儲云教民要須又爲後半篇提地）
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綱）

山陽云、爾不可與應篇首、斜線大察

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
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
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皆及之於實）
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
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
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不信一）
以兵興爲辭而増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不信二）
何以止民之欺詐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天子也本漢書）
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
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
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令雖鳴而

山陽云、通篇特言時弊、而不說救弊之由、結尾數句說之、而讀者不覺其短、
同人云、上不欲、雖賞之不竊、讀此文、眞千古經論巨手、

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名實二字是一篇眼目引武王一段見有其實故其民易化引秦漢一段見徒有其名故其民難化因名實生出信義因信義生出務實其言務去其

貪下以簽兵增賦爲不實其言以加稅取利爲不去其貪末收到敎民信而示之以義剴切詳明議論亦復醇正

山陽云、坡策起法、篇篇變化、此篇以問答起、最奇、又云策中結處、喜用則是也二字、蘇文如潮、是潮脚到沙處也、

、蓄材用 訓兵旅之一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鰍蚖之所蟠。牂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

又云、文如疊浪起伏、此猶足以爲有人乎、一句頓挫、然後拓開議論、音節乃有一誦三嘆之味、

同人云、此篇允交互變化、其重處在先名、其獨見言經畫處在責實、

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絶之議。非不欲絶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内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材、患所以求材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虚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

（總束上三層、以見無）（材用之實）（儲云、名實二）（字作眼目、先言其理、而後實以事）

山陽云、天子之所嚮一句、提起如憑高長呼、
同人云、科目取人亦如是、

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日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擧、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擧、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

同人云、收上、如雲隨風捲、既繳不先名之非、隨引較之以寔、

山陽云、此處五句五意、緊甚、以前滾滾議論它人為之、必不能收斂簡捷如此、

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
（始之患在不較之以實至後并欲舉其名而廢之）
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
（將使天下竟無材用而止尚得謂善國政者乎）
下之實材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
（突過突起）
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

同人云、言宋無材用最切深、以武舉將新兵、自是良策、然觀古來名將、大率多起行伍中、宋有一狄青不能用、遑問其他、

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用武舉以試新兵此爲實際）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材庶乎可得而用也

先之以虛名而隨較之以實則真材用出矣若不先之以虛名則材不集若不較之以實至於材無可用則欲并廢虛名宋之所以不能制元昊也前虛後實一氣相生蘇策每用此法○材乃材官材

技之謂。以人材言。

同人云、致勇與倡與私、連綴說下、纍纍如貫珠、段段精彩、
山陽云、天子將軍、對舉、徹頭徹尾、

倡勇敢 訓兵旅之三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彼閭閻之小民爭

同人云、就淺近處、發明氣字妙、

山陽云、古之善用兵者一語、五十三家總不出此、

又云、簡勁切實處、頗似十三篇文字、

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飜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飜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

就性者卒然之發見氣之可用

此透發倡字

御倡之之人

同人云、妙、以異字代私字、

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飜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從倡字）私天下之人。（神透發私字）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

山陽云、層累私字、盡情洗發、亦透而鍊、

同人云、私字寔際、

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如貳師之屬）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畀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仍歸入倡字）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突接入時事）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内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

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戰以氣爲主貴乘其氣盛而用之一人爭先百夫屬目此倡之説也天子有所私之將將軍有所私之士此私之説也私之正以倡之連綴相生縱横豪宕自是老泉家數而其原出於韓子

又緻説盡古今弊病

危

聳

山陽云、西師之休云云語意、又拓開以下一語緊於一語、掉尾勁拔之至、想見子瞻閣筆几上鏗然、

又云、明清諸家評此文者、皆極口称其奇變、余見其嚴整勁錬耳、

又云、吾受家學、爛熟小學近思録而已、十四五歳因曝書見蘇文史論、詫曰、天地間有如此可喜者、乃竊誦習、手鈔范增論及倡勇敢策、貼壁日覩之、自是遂有學文之志、今翻故紙覩之、糊痕宛然、自顧白首無成、爲之愴然、

聖歎云、文態如天際白雲飄然從風、自成卷舒、人固不知其胡為而然、雲亦不自知其所以然、

同人云、先將聖賢師友相樂立案、因說已遇知梅公之樂、且欲聞梅公之所以樂乎斯道者、最占地步、最有文情、

劈頭歎周公起奇絶、

山陽云、夫字發語、

上梅直講書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鳲鳩、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絶。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一篇從此句生出、如木之根株。）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周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

先發周公不遇以而字忽歸入孔子敏心敏腕
聖歎云空中忽然縱臆而談劣周公優孔子豈不大奇
楚材云雙收周公孔子暗以孔子比歐梅以其徒自比意最高而自處亦高
山陽云入實事如與冒論不相干涉讀者亦爲之擔憂讀至一朝爲知己忽覺叙實句句皆

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

說文章知遇處只淡

淡首筆

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益優哉游哉、可以卒歳、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寛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與○夫○子○師○弟○相○樂○照○應

○幷○欲○寬○奇○梅○公○之○樂○悠○然○不○盡

見富貴不足重、而師友以道相樂、乃人間之至樂也、周公孔顏、憑空發論、以下層次照應、空靈飄灑、東坡文之以韻勝者、

活動、
聖嘆云、是以在此四字、総上二公、此是東坡説出自已之真樂、乃一篇之關鍵、
楚材云、細看此文、是何等氣象、何等采色、其議論真足破千古来俗腸、絶妙、
武曹云、歐陽公與梅聖俞簡曰、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又曰、軾所言樂、乃其所得深者爾、不意後生達斯理也、茅評以為入思少、喫緊大緣、

同人云。登高望遠。人人具有此情。惟公能發諸語言文字耳。世有足詩云云。自是宋人習氣。或云。自負所有。所揶揄陳太守者非也。

山陽云。形容妙。與下山踊躍而出。皆非子瞻不能言。真仙人口吻。

凌虛臺記

臺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狀人難寫之景）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

又云、拈出全題於此、故不泛。是學文者所當知也。
同入云、開拓機証、即綴臺景說。
又云、上就臺感慨、下推之、後入往往沿襲。

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其理固然、然嗚達）皆不可知也。（觀者知之。從此句開出下文。無限感慨。）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三不朽）而不在乎臺

山陽云、此篇自歐公峴山亭記、眞州東園記等立思、而別出一機軸、駕上之子瞻此時二十七八、而波瀾老成如此宜乎老歐畏之所謂自今廿餘年後人不復說老夫者、眞矣、

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發明廢興成毀湍瀾洄洑感慨歔欷後歸於不朽之三不止作達觀曠識齊得喪忘古今也楊升菴謂是譏太守文儲在陸又謂是宋人習氣倶未必然

荊川曰、前發超然之意、後段叙事、觧意兼叙事格、
西仲云、樂字一篇之綱、
山陽云、極閑澹之意、極偉麗之文、
又云、妙喩、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辯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於物之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鬭、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

山陽云、登樓所眺、乃見超然意、鋪敘宏麗、有韻有調、讀

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

之乃過不厭、即奏全在乎而其三字上
又云、至最尾乃點題、然後兩句掉尾通体皆動、
西仲云、點出臺名、作結抱前、一絲不漏、

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温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

黄石齋云不惟文思温潤有餘而説安遇順性之理極爲透徹此坡翁生平實際也故其臨老謫居海外窮愁顛倒無不自得真能超然物外者矣不得所樂雖窮奢極欲皆不自滿足之境能遊於

物外。則窮居疏食。皆樂意也。此莊生達觀之見。猶且無入不得。況有味於孔顏之樂者耶。通篇含超然意。末路點題。亦是一法。登臺四望一段。從習鑿齒與桓秘書文脫化而出。

武曹云、題小、只合如此作、荊川謂為論得超脫、極當、茅評嫌其少沈深之思、非也、

山陽云、叙事空濶清曠、非坡公無此筆氣、

同人云、飲酒於斯亭云云、伏下議論之根、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名天驥）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向也）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

同人云、以酒形鶴更奇、

西仲云、把酒對鶴、一主一客、兩引証、兩斷制、看來極難收束、止用而況於鶴四字、轉入本題、兎起鶻落之筆、吾不能測其所以然、

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眞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筆妙、句中自分賓主）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

同人云、叙次議論並超逸、歌亦清曠、文中之仙、

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此放鶴之歌）（此招鶴之歌）挿入飲酒一段見人君不可留意於物而隱士之居不妨輕世肆志此南面之君未易隱居之樂也中間而況于鶴乎一句玲瓏跳脫賓主分明極行文之能事

晩邨云、此翻案也、李翱酈蘇又翻李、而以己之所獨得、詳前之所未備、則道元亦遭簡点矣、文最奇致古今絶調、

山陽云、石字鐘字、一順一逆、此文章定法、

石鐘山記

水經（桑欽作）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水經注已明但）微風鼓浪。（未暢言耳）水石相搏。聲如洪鐘。（含簡意）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含陋意）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予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予自齊安（即黄州）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一作小波）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然。予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

西仲云、驚起者、可以望見、則直言栖鶻、欬笑者之為鸛鶴、未必果確、故借或曰二字、寫出何等活動、

山陽云、無此一段文字、無色態濃厚處、

帝曰、蘇軾自跋、錢唐東南、皆有水樂、洞泉流空巖中、皆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

獨與邁乘小舟至絶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此一段為心動欲還張本、又與士大夫不肯夜泊對照）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以上作勢、專為下折出此句）也、予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二段跡明所以名鐘之故）絶、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廻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呑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予欺（通首眼目）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

上天竺、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聾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蓋無所不在也、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某日、海南還、過南安、司法掾吳君、示舊所作石鐘山記、復書其末、

西仲云、雙結篇首二說、

錢牧齋云、中段欲言水石之聲、先將三項描寫起、此文情也、昔嘗與鄧左之論之、今知之者鮮矣、

聞、殆與予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絶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工水師一層）（收全文處又補出漁）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予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語收盡）

記山水、并悟讀書觀理之法、蓋臆斷有無、而或簡或陋、均非可以求古人也、通體神行末幅尤極得心應手之樂、

聖嘆云、此文於先生生平、另是一手、大約凡作三段、一段冒起、一段正叙、一段辯廟、段段如有神助、

山陽云、蘇公下篇首一筆時掀髯而書、可想見、

忽然提出氣字来、

聖嘆云、一氣連寫五失其字、

介軒云、極寫公之文、公之道、公之忠勇、以見其浩然獨

、潮州韓文公廟碑

○二○語○借○孔○孟○形○起○非○即○實○指○韓○公○也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傅説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提句作主 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善○形○浩○然○之○氣 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敝、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

存、
沈曰、憲宗至元祐五年、祇二百二十餘年、
山陽云、可不可二層、能不能三層、相配、與五失字四不字、為呼應勢、然三層皆倒、能不能、當言不能能則順矣、然句勢不得不如此、
沈曰、昌黎袁州後、未嘗不安於朝、此蘇公借以自言其

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東坡）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諫佛骨事）。而勇奪三軍之帥（廷湊事）。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

遇也、履軒云、飲食必祭、如今人薦時新于神廟者、非謂盛祭也、曰刺史、曰太守、似別官、是文之疎漏處、蓋宋代無之官名、唯稱知州而已、故操觚者假古官名、以造文、或云刺史、或云太守、亦任其所嗜耳、然是碑併稱兩者、則非矣、又古者州曰刺史、

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歳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辟

郡曰太守、則雖同假名、當以刺史為正、

履軒云、水譬妙、文尤妙、過奬最太甚、

鑾江云、厥辭三截、先言公文天性、次及貶潮情況、終說到公沒後祭祀、字句髣髴昌黎、但轉換處、稍闕斡旋耳、

介軒云、通篇歷敘文公一生道德文章功業、而歸本在養氣上、可謂簡括不漏、至行文之排

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歌詞步武韓公、非東坡本色）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翺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得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此亦東坡始言之）

宮闕偉、即置之昌黎集中、幾無以辨、此長公出力摸寫之作、

疊山云、後生熟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氣力、有光彩、

王世貞曰、此碑自始至末、無一字懈怠、佳言格論、層見疊出、太牢悅口、夜明奪目、藴文古今所推、此文其最得意者、其關係世道、亦大矣、

朱子云、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匹夫兩句。下面只如此掃去。文亦以浩然之氣行之。故縱橫揮灑。而不規規於聯絡照應之法。合以神。不必合以迹也。○前一段。見參天地關盛衰。由於浩然之氣。中一段。見公之合於天而乖於人。是所以貶斥之故。後一段是潮人所以立廟之故。脈理極清。○吳門惠仲儒學士視學廣南。教士人以經史之學。凡六載。士風丕變。今潮人祀於韓山。位在趙德之次。見吾吳有人而潮人之能不忘所自也。附識於此。

武曹云、茅評譏其前後議論多漫然、觀予細批、可知其謬、若果前後漫然、尚何足以言文、

武曹云、董思白云、表忠觀碑、惟敍南唐北漢抗衡不服、而錢氏順命自見、此以實形主也、愚謂作文、固須以實形主、然亦須就主實發、方不是遊光掠影之文、此文吳越地方千里一段、吳越不待告命一段、及銘中五朝昏亂一段、就主發揮忠字、何等精彩、愚翁之說、乃得其一、而遺其二者也、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先敍趙抃疏語）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一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敍武肅王及子孫始末）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西仲云、先提出疏請之事、作案、流涕句伏下行道傷嗟、慰答民心二句、
山陽云、先言蕪廢不治之不可、所以不可、於下面見之、然於叙事中見之、妙、
同人云、上叙呉越梗槩、下議論頌功德、
武曹云、揭出入覲句作主、蓋下文雖功德並舉、而尤在功上、乃所謂忠也、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叙其歷世有德於民）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所以流涕）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叙其請吏歸命有功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

銘中亦只説功説其忠、

山陽云、甚厚甚大、二段總共叙事、見其所以尊大、末惟各以一句着議論、

又云、甚厚甚大、而今墳廟不治如此、甚不可庸筆必為數十百言張贍明目的議論、今闊闊引竇融一典曰、甚非所以勸奬忠臣云云、仍前以一句着議論、

西仲云勸奬指功

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嗟傷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雙收）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叙墳廟）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語本郭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

言慰答指德言、総東有力、

二田云、東句簡盡得體、就制可点表忠、

山陽云、序文雄麗渾雅、銘亦絢爛奪目、如大海龍宮珠璣金銀、不測蘊底、西漢以下、不見儔匹、如昌黎諸碑、猶見刻削痕、似輸此豐厚渾老、

武曹云、極力發揮其忠、而先王之志二句并見其孝、

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東江通韻）
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
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亦通韻）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
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得體）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我後昆。龍山之陽。
巋焉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表其功。表其德。無非所以表忠也。直叙趙清獻疏。

而系以銘。點竄之功。曾異司馬子長耶。荊公謂其似史記秦楚之際諸侯王年表。洵然。

同人云、無論章法、即句調雅健、斷非班馬以下所能及、

神宗欲修國史、曾鞏進太祖總論、不當意、量移先生、豈非具眼、

徐度曰、東坡初為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荊公、公讀之沈吟曰、此何語耶、時有客在傍者、遽指摘而詆訕之、公不答、讀之再三、又擕之而起、行且讀、忽嘆曰、此三王世家也、可謂奇矣、客大慚、

西仲云、通篇以功德二字作眼、有功德者列入祀典、所從來舊矣、吳越王錢氏墳廟、宋初有治之者、此特因燕廢請復、不是叔舉、茲篇止敘趙公全疏、先提出燕廢、再攷事實、分斷功德、然後盡畫久遠之策、布置詳明、銘詞以忠孝二字作結、尤見關係、

山陽云、此篇在蘇文中、別是一種出色、不着議論、純用敘事、脫盡宋人氣習、明王李諸人、開口輒稱太史公、有此等文字否、

又云、荊公與文忠畢生仇隙、而評此文一語、乃千古知己、奇哉、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不可私低昂也、

鹿門云、此篇三蘇文粹不載、余特愛其烟波生色處往往能令人涕洟、故録入之、
同人云、隱字俠字、一篇骨子、
山陽云、東坡自謂軾雖能言語於史事、不是當行家、後人亦服其議論、不稱敘事、然如此一傳、可謂得龍門神髓矣、

〇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晩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冠頂曰屋）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倒黙出姓名）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東坡又云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余既聳然異之。（聳然何邪）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劒。用財如糞土。前十有

沈曰、前吾故人句内、已含此一段文字矣、得此追叙、見隱人本非枯槁寂寞之人、作法之妙、不可思議、

同人云、始俠而今隱、俠處寫得豪邁、鬚眉生動、則隱處益復感慨淋漓、傳神手也、

山陽云、文如游龍

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汚、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生前作傳、故別於尋常傳體、通篇只敘其遊俠隱淪而不及世系與生平行事、此傳中變調也、寫游

在雲中、乍現乍隱、究不露全身、所以爲妙、

晩村云、陳季常非眞隱者、其隱亦俠之變相耳、坡公於此意、能傳之而不露、

俠須眉欲動、寫隱淪姓字倶沈、自是傳神能事。

晩邨云、篇中以悔字為眼、然言神宗悔而安石不悔、故前段諷神宗處頗緩張、後段攻安石處、最迫切、
同人云、反覆開導、竟是一篇國策文字、
山陽云、此篇與乃兄代張方平書、參觀可見二蘇用意、彼渾淪、此破碎、不無優劣、而文之精明可法則却在于此、

蘇　轍子由著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上陳州、未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為大臣之義、皆當為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於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閒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之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

同人云、先釋其疑、

山陽云、此文妙在不立自己之說、而使人主思其既驗之者、故於此提其大意、而後細說之、

晚村云、非頌其美、正見初政無邪、末用耳、不備文章抑揚之法、

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而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爲陛下參之官吏。下爲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聽明也。凡皆陛下（虛○摯○通○體○）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惻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省徭役。以寛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太

又云、一樂字、對後幾多悔字、
山陽云、始點出悔恨字、爲後二掛張本、

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爲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爲可久可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

（明挈悔恨、然未從無悔恨説）

（抉出三悔之根）

山陽云、不立自己之說、故於敘實中、比並利害而言、使讀者不以謂是議論、妙、

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隴、小者身死寇讐、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己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為常平青苗、再出而為揀兵并營、三出而為出錢雇役、四出而為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

（千古閒）（過之弊如此）

又云三段相啣接、不可以乙。

民憤怨、讒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又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心、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詔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

同人云、折入正意、婉切、

山陽云、再以臣聞提起、文乃有抑揚、

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徼勸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刺入隱衷）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先用平提後又側到民上）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

晩邨云、青苗云云、皆欺民内條件、

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為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脱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悍之民奮為羣盜侵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

明季流賊之禍已先見於此書

沈曰、凡為君者宜存此心、不止宋神宗也、大抵即位之初、毎懐兢惕、既而後大之心漸生、阿諛之言日進、法家拂士疏遠、而人君予聖自雄、不能挽回矣、為大臣者、當防維匡救於未然也、

曉邨云、夫人臣云

譬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收繳前文）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狥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廹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

云深刺隱微明人臣不肯悔禍之由與前陛下悔之對射

山陽云言情事處深如刺骨明如照鏡非蘇家之筆誰能至此至此而不悟非獨神宗蔽錮乃天厭宋德也

鹿門云通篇指神宗悔心處感諷開悟得易納約自牖之意而始末之處有針線法度

武曹云前以初政

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知廢置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克國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克國也然而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克國遠甚克國猶不可聽而況不如克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疏而言切惟

之無悔翻出後事之已悔未悔後又打轉初政以與後事相較量中間說三悔處次第串出又翻轉已悔者而就其先之未悔引出令之未悔極首尾貫通一氣相生之妙其尤妙者篇中以欺民犯兵悔鄰爲柱而合一悔

陛下察之。

儲同人云此書本為諫青苗助役保甲而發卻歷數從前由其所悔以開其所未悔又引初政之得以形今日之失如此立言真入人主心坎中可謂善於納牖矣

因其已往之悔而諫以將來之悔此乘其本心之明而動之也無如安石屢以去位要君而君心復為之錮蔽矣為之三歎

三悔止說得悔鄰一柱再悔中卻有欺民犯兵兩柱而犯兵乃是已悔者欺民則是未悔者將未悔者欺民二事與犯兵之已悔者並列于再悔之中而能隨手鉤清犯兵之害先見以為再悔留未悔之欺民二事在後轉出為結穴處此其錯綜之變轉摺之靈斡旋之巧非大作手不能若說當令之政即提出欺民犯兵悔鄰三柱而以犯兵悔鄰叙于前為已悔欺民事叙于後為未悔則凡手可及矣

同人云本老氏舌以柔久存商以剛速斃之旨衍成此文末路歸重子孫之賢不賢以見不當歸咎于聖人尤為善論

山陽云此段似太重複然以文章繁縟二句是綱故其道以下是目

〇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悦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内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

同人云、如此讀書、六經皆我注脚、

晚村云、強柔二意、連鎖說下、便覺有無數折疊、

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寛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其至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順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

以無為有須如此眼界蘇氏作論皆然

總束

鹿門云、以齊魯一段配入、此其行文妙處、

山陽云、篇首以周公之治天下起、故以其所以治魯結、篇法手法、並極自在、

晩村云、此文是空中樓閣、蓋商人之風俗、特驗之詩書、而謂其用剛、本無實據、文皆倚周以論商、復用齊魯以影商周、都是憑虚結構、讀此當悟文章假借之法、

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商周並收如兩水會）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同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剛則易折。柔則不振。此孔子論政。貴於寛以濟猛。猛以濟寛也。行文紆餘婉折。以氣度勝。視父兄。文亦有剛柔之別。

同人云、借秦立隋之案、以慘急二字斷、其所以速亡、持論最為醇正、
山陽云、隋唐二論子由文中之最足不朽者、父兄無此着實、又無此明亮、非二十分識力透徹人情世故、不能做此等文、

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任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此三代所以有天下）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此秦隋所以失天下）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以徳懐之、則不忍）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

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蹙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

既物重而人輕不得不以術留天下

秦隋並論以其皆暴虐

之故

山陽云説客處叙事多説主處議論多以客形主法宜如此

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並呑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揣摩情事不失銖黍）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惟其慘急所以速亡）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太

又云、起處用短語、結處用長句、全勢匀稱、

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寛寛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豳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絶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寛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秦隋之慘刻少恩欲藉以威服天下而不知廢德

而尚威正以失天下之心而速之亡也隋之守天下與秦一轍故備論之文以此事定彼事者援此爲法

荆川云、深究利害、是大文字、

同人云、內外輕重、關係千古興亡、非特論唐而已、其行文俊偉光明、復而不厭、固屬欒城勝場、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

山陽云、複固不可使在內一語、故密、

主判然、又化板為活法也、沈曰、並舉内外之患、已側重外患一邊、

内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内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内。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孼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太

同人云、于平說中、獨贅一段、言內重之害、豈以為宋戒與、東坡亦云、以古揆今、則似內重、

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

漢末內重

魏晉內重

總收

山陽云此段真個總叙内外為唐制内外両重張本

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大意在重外至此方顯）夫天下之勢内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内之大臣而絶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入題尚就府兵之制説）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内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内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外重恃内有以制之）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擧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乗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内重有外以制之）

晩村云、而天下之士以下、專辨外重之弊、最有原委、

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内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内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絶之禍、蓋周之諸侯、内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内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将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

轉以唐形周秦用筆旋轉如環

山陽云、以上窮其所由勝敗、以下趣筆證外重之利、適應前面說秦弊處手法甚奇敏、
又云、此處猶可置數語、以前已詳盡、故約略結去、

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此推唐代外重之由）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慴自斂。不敢復肆。（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表請王涯罪名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言唐之禍敗由府兵之在外而內輕非府兵之制有失也）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晚村云、雖是内外平説、而意常主張外一邊立論、正因宋懲唐弊削藩鎮而致弱也、見識高、論事有原委、極有關係文字、其体勢却從柳州封建論脱化出来、

府兵之制、内外輕重相制相維、有周秦之利、無周秦之弊、爲歷代之最善、後之禍敗、緣廢府兵而外偏重、非立法之初即有釁也、前通論古今大勢、而唐制之有得無失自見、具此卓識、自能發爲高文、

武曹云、古人嘗云、文至韓昌黎、詩至杜子美、古今能事畢矣、予獨以為人臣建言、感悟君上、如子由重臣一議、則千古絶調也、

李惠時曰、權臣重臣主客相形互說、極變化、極分明、

同人云、開門見山、較他篇起法更驚豁、

晩村云、今夫云云、先提明所為之不類、

○臣事策一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

同人云、内外字作兩層寫、

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争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争、争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専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禄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己之私恵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故各因

(歷代權奸盡此一段)

(二段分別權臣重臣正如斧以斬之)

山陽云、前面一正一反、似無輕重、至此側重重臣一邊、天下安可云云、用倒挽之筆佳絶、且令云云頂此重説、益見側重之意、

又云、説重臣處、又忽帶説權臣、借客形主、又照應前文雙關處、見篇法不疎脱、

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歸重重臣）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令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

晩村云、昔者云云一段、言國家有重臣、則可以禦非常之變、

又云、抑臣聞之以

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衞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

下、抽出養重臣之威之一端作尾、

山陽云、前面帶說權臣、以後數十行、總不見權臣二字、至結處忽見之、仍以重臣句掉尾最妙、

同人云、透甚、一筆廻抱、結法絕高、

晚村云、始言國不可一日無重臣、後

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

（似乎守法而實縶大臣之手足使之無展舒此）

（後世通病也）

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重臣非權臣之證。宋璟欲誅張昌宗亦然）

儲同人云。治天下在養重臣。養重臣在寬其法。當時如韓富數公。可謂重臣矣。子由生其時。目覩其效。故言之親切有味如此。

惟朝廷無重臣則權臣之勢成矣蓋重臣一有不合則引身而退為權臣者務先委曲承順至於把持國柄然後惟我欲為而君亦處無可如何之勢此莽操之禍所由熾也文中痛切言之若預知李忠定汪黄之事者

言無重臣則無以備非常之變始言人主當引重臣後言宜有以養重臣之威皆是遞進一歩由浅入深之法

凡文章起初廹切後反寛懈或始終只一意無進歩語皆所為没結煞也

帝曰軾轍皆有應制舉擬策乃場屋之文耳雖爛然可觀而非所謂古之立言者也自宋孝宗推崇之後學者用以取金紫翕然從風當時鄙諺謂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良足哂也兩蘇文字皆自宦成後更事深而學益進顧學者多讀其場屋之文發為議論每華而不實宋儒因謂兩蘇學本縱横家徒觀此等文字其言亦甚似而幾矣選中並不録唯此篇論權臣重臣分剖確切有補治道故存之

晩村云、此篇用意極虛極活、翻騰旋轉、不離箇中、文之圓而神者、
山陽云、此篇、穎濱文中之不太熟者、
武曹云、本前篇重武臣中抽出將之專兵來、並宋時對病之藥、而文曲而豈、
李惠時曰、直指宋懲五代之亂、而不收其功、欲人安其將、而樂為用命、

、臣事策四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於諸侯之太強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為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

方正學深慮論所以作也

晚村云、昌黎云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即此喩、

同人云、好起、如登高而呼、

晚村云、而方其不

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爲災。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此唐季五代之失）海内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爲子。而授之以其姓。（如李嗣源之類）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恵。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爲。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此初制之失）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

為亂、云云、正見利害無常、此一段、最是通篇肯綮處、
山陽云、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是一篇主意、而此處一見、四面襯貼、此句可見文品、又可見文力、
又云、天下之事、有此利也、提得英發、

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為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為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為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

此宋代之失

挽句有力

其實、眞臣以為不然、句來、是提是承、讀者唯覺其暢快而已、晩邨云、聖人之所能云云、此等見識、本于老子、

究其利則害生須

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圖於幾先而轉移之）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將者去其兵權、而為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揺撼、而徒得天下之

又云天下之患云云首尾相應語更輕揚不盡
同人云強兵在於任將任將之道在擇之得其人而捐兵以與之此弱宋之參苓也
山陽云自處置入議論處亦不費力急轉忽住而顧中

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爲將者（朱温是也）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爲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宋祖釋天下諸將之兵權有鑒於五代方鎮之亂不知國無重兵金人得以長驅而入二帝北狩不旋踵矣欒城逆料其變而籌之若燭照數計而龜卜者蘇氏父子之策徽欽南渡時一一皆驗豈猶

權起頭、一糸不亂

夫搖動唇吻、妄計事勢、而初無實效者哉。

又云、穎濱文、無父之勁與兄之逸、然安詳如其為人處、自不可廢、臣事策第四、正可與其唐論參觀、不立素將、切中時弊、及南渡後、韓岳劉吳皆素將、效驗較然、然立素將、亦非無弊、如吾源平是已、要在駕馭如何耳、

同人云、前半用周秦使人立案、妙在以秦人伴三代講、長公屬法禁術、亦以商鞅韓非伴舜誅四凶講、而曰商鞅韓非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與此同一機巧、

山陽云、是冒頭議論反置于此、文法

民政策二

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為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弟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為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錬句）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

變、

又云、把周秦翻弄、爲小結住、

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刼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此使之然之實）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利乃共趨之的、周秦之）而（使人一也、時其使之、共趨者各不同耳）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

武曹云、讀此等文章、如看李龍眠白描、愈入愈細、愈入愈玄、不忍釋手、

山陽云、古之聖人

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令求之以牛羊之肥瘠、

筆曲而能達

提起下半篇

轉

頗瀆文、取往復曲折故

云云、將露正意、忽出一喩、是養局法、亦蘇家慣用、

同人云、起法與前起映、

（喩而詳盡言之、若老泉、子瞻只兩三言而已足）

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為牧耶、將為樵耶、為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為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擧皆為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為得、此無足怪也、

（所求者孝弟忠信、而所以求之者惟憑一日之文）

（猶求牛羊之肥瘠、而轉課樵蘇之多少也）

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為聲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弟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弟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

（利之所在、在一日之試、而不在孝弟忠信之）

武曹云、古之善文、而能引詩以相諷詠者、劉向而下、惟曾子固、蘇子由耳、

山陽云、打成一片、歸到周秦、篇法極而、

恥而不為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以為欲得

（○實○人○誰○趨○其實○而赴之趨○出別開孝○弟忠信一科）

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

（意倍○醒氣亦倍足）

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為所為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弟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弟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弟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

（○收○盡○利○欲○求○等）

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以科舉之文而求孝弟忠信之士此必不得之數也古今通患如此主意只在兼開孝弟之科而前半從周秦說來見仁暴雖殊而各盡乎使民之實文之紆餘委折不使人一覽盡之

山陽云、起法簡老、韓柳不過、

又云、略敘形勢、後遂点題、敘事兩層頂題而出、此法尤佳、

同人云、快字又一旁襯、

黄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形勝之快）。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

又云、引古為名亭作證、
又云、就手翻出議論、
又云、士生於世四句摯下兩層、
山陽云、而況不然、以反振見勢而後、以烏字哉字掉尾、

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

文字雄鬯、與題相稱、同人云、上太尉書、高奇豪邁、快哉亭記、汪汪若千項波、皆次公集中第一乘文字、

絶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此右軍）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哉（序蘭亭不勝感慨係之也）也哉。

金玉錦繡、五鼎大烹、焉往非病、中無自得之實也。空室蓬戶、疏食飲水、焉往非樂、不虧性天之真也。子由雖未幾此、而見能及之、借題發揮、真覺觸處皆是。

纂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七　終